

黑道男女



义

要 录

- 一、迪斯科大战
 - 二、天下第一黄
 - 三、黑 巢
 - 四、秘密情报中心
 - 五、走向深渊
 - 六、“阿兰·德隆”
 - 七、地下交易
 - 八、进口无声手枪
 - 九、混元太极天成功
 - 十、职业刺客
 - 十一、刻骨仇恨
 - 十二、爱滋病患者
 - 十三、夫妻黑店
 - 十四、万恶之父
 - 十五、黑道三不管
 - 十六、单刀赴会
 - 十七、未遂自杀
 - 十八、黑屋较技
 - 十九、峨嵋杀手
 - 二十、花 绑
 - 二十一、神秘武警
 - 二十二、魔术钱箱
 - 二十三、无极太极高手
 - 二十四、遥控爆破装置
 - 二十五、两个女人
 - 二十六、蒙面人
 - 二十七、夜半追杀
 - 二十八、特别手枪队
 - 二十九、悬梁自杀
 - 三十、HSD章程
 - 三十一、谋 杀
-

一、迪斯科大战

电影院今夜的录相是《黑手党徒》。

刘成和毛毛走出录相室许久，还沉浸在惊险紧张的气氛里。两张脸严肃地绷紧了，又兴奋地放光。

“真他妈带劲儿！”毛毛低低而又沉实地叫道，“刘成，要干就当教父，不当他妈的袍哥大爷！”

刘成没回答，只仰头看天，忽然一声长叹。

“又叹什么气啦？”毛毛问。

“中国还只能制造几个小倒儿爷！”刘成道。

“不一定吧？”

“一定的，黑手党这样的世界性犯罪集团，如同世界性跨国公司一样，都只能产生于高度发达的大工业社会。小生产社会培养不出那样大的气魄和那样严密的科学头脑。如同只能造就小地主小老板一样，只能出生袍哥大爷。”停一停，语调更低沉，“中国本质上还生个小生产社会。”

毛毛扑哧笑了，“又是一套一套的，不正在改革吗？所以嘛，大哥你别哀声叹气的。这天底下有老牛拉破车，也还有人造卫星，有国家大老财，也有个体小老板。咱们也可黑手党和袍哥大爷共同富裕嘛！”

刘成不置可否。他并不灰心，毛毛的话其实说到他的心里去了。

天黑了，大街上的铺户纷纷关门。这北方的城市的商业部门还没真正商业化，和国家机关一样上下班，连餐馆也实行三餐制，如同是单位内部食堂。幸好有了个体户，他们趁机活跃起来。刘成和毛毛在一家个体餐馆里要了几个菜，喝了四瓶啤酒，趁着酒兴进了绯绯舞厅。

“姐们儿，跟咱哥儿们玩玩儿去！”

毛毛在舞厅门口招呼了俩个徘徊的时髦女郎。她们装着等人的样子，稍微扭妮一番，跟他们进去了。

“大哥，点菜”，毛毛伏在刘成耳朵边说，“肥的瘦的？”

“没食欲。”刘成寻张凳子坐下，“你辛苦些吧。”

“好说。”

毛毛眉飞色舞，和俩女郎踩着点扭了进去。

舞厅不大，有百多个平方，因为地段好，人却不少。老板大约将工作重点放在青少年的衣兜里，所以满场迪斯科，五十年代培养出的老绅士们概不敢光顾。在震耳欲聋的节奏里，无数健康的、正在茁壮成长的臀部竞相扭动。拉得出来，美国电影《霹雳舞》虽未公演，它的影响却深入人心，舞厅里百分之九十的动作受其影响，小小的舞厅已有好几处打开了滚儿。

由于中国青少年是初学的时髦，舞者除了演演，表演的意识比西方更强烈，舞者很快就形成两帮，互相扯着圈子嚎叫。本来两边阵容相当，嗓门儿也相当，打了个平手，毛毛带去的女郎忽然加入一帮，尖着女高音叫几嗓子，立刻将另一帮镇了。输方并不气馁，扭着屁股跳进了胜方的圈子，各自找到了对手比试起来。跳着跳着，都退下阵去，舞场中心

剩了两个主帅酣战。

刘成要了一瓶可可，兴致勃勃看着。这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一场迪斯科大战。交战双方一边对舞，一边用眼神和手指做一些污辱挑衅的表示，以激怒对方。双方都是老手，不轻易上火，沉着应战，轮番将自己拿手叫座的绝招使出来。他们先是用臀部对撞，起初撞不合拍，不几下就撞出了节奏，仿佛音乐里的鼓声是他们撞出来的。继而，小个儿被大个儿的臀部撞出丈外后，突然变了招儿，浑身蛇扭，双手成掌，五指合并，成蛇头形，不断交替伸缩蠕动，绕前绕后，向高个儿的头腰臀乃至前裆袭击，舌头还不断在嘴里搅动，发出啦啦声，好象有毒芯在里面蠕动。立刻，观者一阵欢呼叫好。

高个儿情知不妙，赶紧换招，双臂一抖，亮了一手鹰爪功，迎着蛇舞去。又仗着力高优势，将一对鹰爪不时在小个儿头上点拨，做啄状，突然将矮个儿头上一顶哈力帽叼走，反败为胜。

小个儿在这一回合虽然落败，但他顺势作出败状，身体突然放慢节奏，慢慢向后倒去，舞姿慢于太空舞，却又灵活运用，创造性发挥。跳了一组功夫片里的挨打慢镜头。且故意将高个儿冷落一方，独自在地上扭动挣扎。在赢得喝彩声的同时，那高个儿却不知所措了。这时，和毛毛一起的女郎又跳了进去，她刚才帮高个儿一方吼了几嗓子，使小个子一方落败，如今又无风使舵，落井下石。她也和着小个子来了一番慢镜头，象是一对夫妻在生离死别。她的头发大批肩，她故意将它甩动，飘飘然象被桃花牌电扇吹拂着。这一来，她促使观者将目光更彻底地投给了小个儿一方，丢下大个子

尴尬至极，红着脸愣立片刻，不声不响退出了圈儿外。

在他身后，小个儿一方发出奚落的嘘声。

大个儿要了一筒健力宝，在刘成旁边坐下，一张大嘴喘着粗气，满头大汗，只那一双眼睛四下里斜睨，到处找花。

和毛毛进场的俩女郎之一和小个儿对上了，剩下一个和毛毛跳到不显眼的人丛中，他们似不想凑热闹，而热心于交流。毛毛不停地说着什么，引得女郎不时浪笑。

刘成注视着他俩。另有一个西服革履的中年汉子在一旁注视着他，片刻，摇晃着凑到他跟前。

“这位同志也不上场露露？”

“不行喽，舞盲。”

“同志您谦虚。想学吗，给您推荐一位舞伴儿。”

“是舞厅的服务业务？”

“这年头的事儿，同志您就甭问啦。您要有心，咱还服务到家呀！”

中年汉子将“到家”二字说得语重心长。刘成会心地一笑，又耸耸肩，一副遗憾的样子：

“服务到家真不错，可惜家里有主儿啦！”

“有主儿啦？”

“孩儿他妈。”

俩人开怀大笑。刘成故作神秘地问：

“生意不错吧？”

“凑合过。”

“看您这笑样儿就知道买卖得意。喂，尽送上门去，不请进家来？”

“哪来的家哟，所以嘛，生意难做。”

俩人又说又笑，仿佛是多年故交。但话里的话只能意会，摊开来没有丝毫破绽，倘若刘成突然成为警察，中年汉也会脸不变色心不跳；生意嘛，什么不是生意？

刘成心下却在寻思，有朝一日，应该将全市的娼行统管起来。除了抽成，还可以在嫖客中寻找用得上的目标，将她们控制住，为黑手党服务。

黑手党，他念念不忘这几个字。

在他的对角，几个女孩子一边扭动，一边朝他张望，他朝中年汉子一扬头，问：“她们？”

中年汉子点头，“上心啦？”

“试试看吧。”

中年汉子眉开眼笑，一扬手，竖起一根指头。立刻有一女孩款款而来。“小刘，赔这位先生玩玩儿。”

刘成拥女孩儿进了舞圈。看上去，她象个小家碧玉，脸很清秀，体态轻盈，看神态，毫无半点解放感。现在的女孩子怎么啦？刘成想，要在外边，他还会以为她是个三好学生呢。

“小刘，你怎么知道他是叫你呢？”

“你没见他竖指头？那是我们的号码。”

“那你是一号罗。”

“可能是吧。跳什么呢？”

“随你。”

“您会什么？”

“大概都会。”

“大言不惭。”

刘成从这嗔骂中明白他已获得女孩子的好感。他长得一

表人材，脸上线条即刚毅又柔和。他特别会半眯着眼斜睨着女人微笑。这笑的魄力他已多次证实。“阿·兰·德隆的徒弟，”好些人就这么评价他的笑。现在，他便这样笑看夸她长得美。

“不是漂亮，是美。”

“您是说我不漂亮？”

“当然漂亮，但漂亮只限于皮肉，美则深入五脏六腑。”

“您再怎么吹捧我也不会免费的。”

“我还以为你会呢。”

两人都笑了。

他俩什么也没跳，也没心思跳了，就那么搂着摇，每两拍一步，从言悠闲，丝毫不分散说话的注意力。说话间，刘成故意乱了步伐，然后用英语说：“很抱歉！”对方立刻反射出下一句英语：“没关系，”然后，两人兴致勃勃用英语交谈起来。刘成很自然使他忘掉了他的临时身份和环境。然后夸她是个优等生。

“哪里，只能算是中流。”

“中流砥柱。”

她被夸得有些脸红。他突然问：

“北大清华？”

“北……”她突然警惕了，“什么北大清华？谁告诉我我在念书啦？”

他不再深问，将一副笑脸换了忧郁。她也沉默了，看来她不愿让别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也许，大学生伴舞是有些丢份儿。

“唉——”他突然长叹一声。

“世界末日到啦？”

他拿忧郁的眼光深切地注视她，“你不该干这个。”

“可我觉得挺好的。”

“这不好。”

“有什么不好？我不偷不抢不贪污诈骗敲诈勒索，我们能给人带来愉快，有什么不好？”

他仍旧忧郁地注视她，终于使她低下了头，眼里闪亮起晶莹的泪花。

“想自费出去？”他轻声问，

她点头。

“也不该来这里。去大宾馆坑老外，比这里生意好做。”

她没吭声，神情却表示出她的难处，她一定是外省青年，在这城里没有势力。他便说他可以帮忙。

“不过，”他又说，“我实在不想帮这个忙！”

他在心里盘算着，这大学生是他的第一个猎物，他应该通过她再发掘一批这样有文化的敢于献身的大学生。外语是必备条件，他可以通过她们窃取外商的情报。事实上，他刘成不需要象鸨母那样靠掌握几个现代妓女赚钱，严格说，他需要的是间谍。

舞会结束时，她已经完全信赖他了。“我送你回家吧。”她说。

“不用了。”他掏出四张大团结，拍在她手上。

“收了钱，我就得工作。”

“我说过不用了。”他不无伤感地说，“你很象我的妹妹！”

她的眼泪活生生被他勾引了出来，她感激地望着他，楚楚动人。刘成真想带她回去睡，他身体内已经潮涌了起来。但他克制了。倒不是因为她是妹妹，他压根儿就没妹妹，他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她。她现在很崇敬他感激他。肉体的接触会浪费这崇敬和感激。刘成控制女人的本领高强，除了让一般女人致命的小恩小慧外，他用床上功夫控制对方的肉体，再用他那忧郁的眼神控制她们的心。他那忧郁使女人以为他是真诚地关心同情她们，甚至是深沉地爱她们。这种感觉会让一帆风顺的女人讨嫌，却足以使沦落风尘的女人为他赴汤蹈火。

“你情绪不错嘛。”

毛毛这样说刘成。刘成一笑：

“咱这是为了工作，不象你，陷在里边不能自拔。”

他们刚出舞厅。毛毛一直和他那舞伴相随。散场后才到刘成身边说话，但那女郎还站在一旁的街沿下朝他张望，毛毛的工作显然还没完成。

“咱也是为了工作。”毛毛说，“我告诉你，那妞儿是印刷厂工人。”

“印刷厂工人与你又怎么啦？”

“和我没什么，和你大有关系。”

“你们已有关系了，我不敢再有关系。”

“不跟你说笑。说不定你不久就会关心印刷事业。”

“噢？”刘成听出毛毛话里有话。

“可能你会有一本书想偷印。”

“可能是什么书？”

“天下第一黄！”

“《金瓶梅》？”

“就是它。”

刘成精神一振，两眼在昏暗的夜里放出光来。他正值壮年，智力精力体力都处于颠峰时期，一心大显身手。但出于至今他也不知晓的原因，上司一直让他闲着，差点把他憋出病来。后来，他似乎明白在中国，当今不是上面叫下面干活儿的时代，而是下面促上面的日子，权力总是束缚人的想象力创造和胆气。因此，他决定找事干。只要肯干，事情是多的，替大学生小刘联系大宾馆，让外国朋友度过美好的夜晚，这是事，找一套《金瓶梅》偷印几万本挣他几十万元并开辟地下出版发行网也是事。还会有更多的事。刘成不怕事多。他属于这一类人，事情越多，自身迸发出的活力越大。

“详细说说。”他迫不急待对毛毛说。

“我还有工作，那妞还在那边盼着我呢。”

毛毛吊上刘成胃口，刘成明白他的意思，从兜里掏出两张钞票拍在他手心里：“叫辆车，叫她安心等着！”

“好嘞！”毛毛眉开眼笑，转身在街上拦车。这条街连接火车站与市中心，虽然天色已晚，出租车仍不断出现。但没人肯停下来，不是有客，就是要收车，再就是看俩甩手小伙子，心里发怵，怕遭抢劫。“他娘的。”毛毛低声骂道，手插在风衣口袋里摸索一下，冲另一辆尼桑一扬手，

“啪！”一声清脆的爆炸声响起，尼桑车头炸开一朵花。

“哧——”急刹车，停在他们跟前。

“你他妈要干什么？”司机是个楞小子，从车窗里伸出头和手骂起来。毛毛凑上去，将刘成刚给的票子往司机手里

一拍：“哥们儿，得罪了，将车开到那边，请那位女士——穿玛尼拉式套裙那位，请她先上车等着，咱说话就来。”

毛毛话中有一股力量，司机愣了一会，一看手里的钱，尴尬地一笑，照毛毛话去做了。

“你小子就爱制造爆炸事件。”

“鞭炮，不犯法。”

这时，有十来个小子跟上他们，将他俩围在中间，有几双手在挥动，那手黑乎乎特大，细看知是拳击手套。武汉正举行国际业余拳击邀请赛，中央台转播了决赛实况。这帮小子大约想发展中国的拳击事业了。

“怎么啦，哥们儿？”毛毛发问。

“问你这位朋友去，他刚才得意什么？”

对方有人说话，正是刚才舞厅里迪斯科决赛中败下阵来的高个儿。刘成冲毛毛一笑：“这小子输憋了气，找咱撒气来了！”

“别他妈废话，跟咱磕磕响头，事情算完。”

“要不磕呢？”刘成问。

“就吃咱一拳。”

“一拳就够啦？”

对方群起而笑，笑刘成不知道他们拳头的厉害。高个儿笑得宽宏起来。

“这样办吧，接我一拳，再数十下，你要站得起来，咱甘愿挨你一拳！”

“按拳击规则？这倒公平。来吧。”

“慢，”毛毛插上身说，“我大哥皮太厚，怕不能使哥们满意。我来替他。”

“也好，”刘成毫不客气，“给你露脸的机会，那边车里的妞儿正注视着你呢。”

一句话把众人都逗乐了。毛毛前后脚站定，双手将衬衣撩开，露出结实的胸膛。他问高个儿：

“造型怎么样？”

刘成说：“可惜没带摄影机。”

高个儿拉开架式比划几下，憋足劲，大喝一声，拳头向毛毛击来，只听嘭一声响，象打在了篮球上。高个儿奇迹般地被反弹回去，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快数数！”毛毛向他的同伙喝道。羞得他不知所措。

“场子太小，施展不开。”毛毛替对手解脱。然后将一旁的垃圾铁桶拦腰抱起，轻轻放到十米开外。“这下宽敞了，壮士你甩开重来一下，刚才不算！”

高个儿到底不是傻子，那一拳和抱垃圾桶，足以看出毛毛的功夫，知道尽数拥上，也未必是他的对手。识时务者为俊杰。他翻身爬起，向毛毛一拱手，连连告罪，并谢他手下留情。

“谢我这位大哥吧。”毛毛指着刘成说，“他要搬这桶，一只手就够了。”

那伙人又来谢刘成。刘成笑道：

“别听他瞎吹，你们要真动手，两个人就可以把他理顺，不信试试看。”

“不敢，不敢。”高个儿连声道。

他们起身离开时，高个儿非要他们留下大名，说改天要置薄酒谢罪请他俩惠顾。他们竟自去了。虽然他们明白这群人必定乐于鞍前马后跟他们跑，但他们瞧不上这些小痞

子，不屑于用这样的喽罗，他们需要的是有文化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所期望的黑手党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的系统的犯罪集团，而绝不是一帮乌合的哥们儿。

“快去吧，那妞等急了。”

“不着急，见了我刚才的亮相，她会景仰不已的。”

“注意，小心爱滋病！”

刘成高声叮嘱已经上车的毛毛。

二、“天下第一黄”

线装书库新分来的大学生余由对于性有一套独特的看法。几乎多数的同学都说中国是性封闭国家，千百年来处于性压抑状态。他却不以为然，学历史使他明白中国的上流社会达官贵人们从未压抑性的要求，最典型的是皇上。插队几年又使他明白最下层也从未压抑，行动上都是解放的，只有摆在桌面上，才保守起来。真正压抑的也有，那就是知书懂礼的知识分子。“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点出这个社会的两重性，柳下惠和西门庆同出一个国度，是很具有讽刺意义的。余由还认为，和服饰及烹饪一样，性作为一种文化——优秀或糟粕都是文化——从未中断过，《金瓶梅》的存在就是例证。

所有这些奇想，在大学那样的环境里，在宿舍熄灯后的性交流会上，算不得异端邪说。若不是特殊的机遇，这些奇想也就是偶而闪烁一下的火星，并不能决定人生道路。随着生活的发展，也会被岁月熄灭。

余由挚爱着大学同学王芸。王芸也爱他。但这都是心底的秘密，从未公开交流，妨碍他们的是心理障碍。余由因为自己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师而自卑，要知道，王芸的父亲是名声显赫的环宇贸易总公司的总经理。而王芸由于窥见了父亲及公司的特殊隐秘也感到自卑。他们都以为对方瞧不起自

己，因而举步不前。

作为男人，余由的勇气比王芸大些，他只需要有几身象样的衣服就可以鼓足勇气向王芸进攻。但对于烟酒茶三开的他，几身衣服钱就是一个大数。

他不停地咒骂那些有钱的人，当今中国，许多人都在拼命捞，但捞的钞票悬殊却太大。人人都在利用自己的优势，身体优势、智力优势、性别优势、海外关系优势，还有权力优势，他余由的优势在哪儿呢？

他整理出一批中国古代黄书，其中最著名者就是《金瓶梅》。他明白这“第一黄”的价值，人民文字出版社曾出版的删节本，定价十二元，而在个体书摊上，价格却涨到近二百元。如果是“原装货”呢，还不卖到五、六百？

如果这“天下第一黄”只是使他每天手湿一次每月减肥一斤而不去为他弄点人参蜂王浆和几套能提高自信心的服装乃至他心爱的王芸，那他余由会成为天下第一傻。

他的生活阴冷单调。白天，他在线装书库里“盘点”，成日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头发也就特别能长，浑身上下弥漫一股古老腐朽霉湿的线装书味儿。他住集体宿舍，离书库十站路，上下班挤车太费事儿，干脆就住书库，倘不是同事们按时上班，八点钟以前他决不将一百多斤皮肉从古籍书床上挪开。他明白自己在一天天朽化，总有一天要风湿性偏瘫甚或全瘫。别说为振兴中华奋斗，即便为王芸奋斗也谈不上。他渴望振作，但需要外力。《金瓶梅》价值的发现似乎就是这力了。

他开始逛自由市场，特别爱逛书摊，期待着在逛的过程中碰上好运气。他仔细注意书摊上那些畅销书的版权页，发

现很多是零乱不全的。尤其是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每一部都有好几家出版，很多甚至没有出版单位，更甚者没有版权页。这使他感到兴奋：地下出版业是兴旺的！

他在一个书摊上捡起一本书翻了翻，问：“这书不是不让出吗？”

“是不让出，您也照出啦！”

“里边不管？”

“这年头，有那功夫人家不会玩牌砍大山？”

“眼皮子下，也太看得过去了。”

“哪儿出的？”余由问。

“这我可管不着，有货咱就卖，不问哪里来。咱也讲职业道德，您说是不？哥们儿，来几本儿吧！”

“你这些玩意儿，不过瘾。”

“这还不过瘾？再过瘾该进局子去喽！”

余由本是满怀期待，盼望摊主拿出点过瘾的来，两人好深谈下去，没想到摊主最后一句话让人扫兴。他离开书摊往回走，没多远，猛觉有人撞他后腰。一回头，见一驼背的小胡子男人神秘地站在他身旁，小臂上挂着个黑色提包。他隐约想起这家伙刚才就在书摊前听他和摊主对话。

“哥子，买书不？”

驼背小胡子操着四川腔调，声音压得很低，象是地下党接头的。余由笑一笑，也学着那腔说话。

“看你是啥子货。”

“包你满意，带色的。”

“红色？”

“哥子笑话。我告你，黄色。”